

從 留 學 到 學 留

(下)

留美散記

● 馬大任

大陸變色問題叢出

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以後，留美的中國學生，如不願意回國，就面對許多問題，其中最普遍和重要的是經濟、就業和身分等三個問題。

在經濟方面，公費生已失去公費，自費生已失去經濟來源。很少人在美國有財力雄厚的親友。中國人在美國也沒有很大的財團或基金會可以幫助留學生。

在就業方面，當時美國的移民法不許外國留學生在美國工作，學習完結後一定要馬上回國。美國的公司也很少有僱用中國學生的經驗。有些學生跑到中國城去打工，如果他們不會廣東話，就很難找到工作。

沒有錢繳學費就不能註冊，不註冊就

無法延長學生的簽證，沒有簽證就是非法居留。有的人的護照過期了，當時找不到國內以前的機構替他延長。在兵荒馬亂的時候，有些機構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所以許多人身上已經沒有合法居留的文件。

錢用光了，不能工作，沒有書念，也沒有合法身分。走投無路，有些留學生就急出神經病來。在紐約附近的神經病院裡就住了十來個留學生。沒有住進去的還不算。一個中國學生的宗教團體——紐約中國基督徒團契，每周末派人到這些病院去看望他們，送一些吃的東西，給他們一點精神上的安慰。

中國學生這樣困難的情況，引起美國朝野的注意。先是民間團體開始救濟中國學生，後來美國政府把凍結的美援中抽出

一部分作為救濟中國學生之用，這批沒有回國的學生就能在美國待下了。

在紐約的華美協進社是救濟中國學生最主要的社團之一。當時的社長是孟治，在他任內協進社作了一次全國中國留學生的調查。根據這調查，在一九四九年中國留美學生的人數是三七九七人。因為當時幾乎每個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些幫助或信息，所以調查表的回收率很高。那次調查的內容也很詳細，中國許多名人的背景資料都在這些調查表上。這不僅是研究留學史和中美關係史，也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原始資料。很可惜，自從孟先生退休之後，社長換了好幾位，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這調查表的檔案遺失掉了。

華美協進社救濟中國學生的工作之一是請在紐約郊區的威郡 (Watchester) 的

二十來家美國家庭，每家收容一個中國學生，不僅讓學生在他們家裡免費吃住，而且每月給零用錢，還給交通費和學費。該社從留學生中選了二十來人推薦給這些家庭，這些被選中的就住進那些美國家庭，繼續念書。這些家庭不要求學生做任何工作回報。

我就是被選中的學生之一。救濟我的是一位資深的會計師（他的會計師執照是第二十八號）。他願意救濟兩個學生，但是他的太太年老有病，家裡住人不方便，所以就在 Mt. Vernon 城的基督教青年會租了兩間房間讓我同另一位學生住。每星期天早上他帶我們上教堂，教堂回來之後就在他家裡吃飯，聊天。他送了我一本聖經，但是並沒有要我入教。

這教堂的牧師常來找我談天。他是神學博士，很有學問，懂得不少東西，幫助我了解許多美國社會上的情形。他從來不對我作像許多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一樣地傳教。他只引用聖經上的一些話來解釋生活上和社會上的一些問題，他也對我講聖經在西方文化與歷史上的重要性。對於我這個完全沒有接觸過基督教，也沒有看過聖經的人很有啟發與教育的

作用。

那位老會計師很擔心我的將來。他怕我念完哥大之後會找不到工作。學國際關係的中國學生在美國的確沒有什麼出路。外國人不能考外交官，何況一個連邦交都沒有的國家的外國人。美國什麼時候會同中國建交？誰都不知道。老會計師同我談將來前途問題的時候，告訴我在美國生存的一個原則。他說：「在美國最要緊的是要有一種社會上所需要的技術或知識。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關起門來念書，以為拿到了學位就有工作。事實不一定如此，所以有時候也要看看這社會需要的是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技術？同時一天到晚念書對身體也不好。」他建議我在課餘學一點有用的技術。一方面是調劑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備而不用」，說不定有一天會用上。

我覺得他的建議很有道理。中國的知識分子只講「勞心」，不講「勞力」的確是個缺陷，在美國學一種動手的技術也許能產生一些「洋勞改」的作用。

我就請他替我介紹一個學技術的機會，他把我介紹給他修車的車廠老板。這是一個只有三、四個人的小廠。老會計師是他的大主顧，我是大主顧介紹來的，而

且是研究生，所以他對我很客氣。他先借給我一本有兩寸多厚的修車手冊，讓我帶回家去看。同時教我拆洗零件。從洗化油器開始。他想用一年時間把我訓練成一個修車工人。但是不到兩個月我就離開 Mt. Vernon 搬回到哥大附近，修車工人沒有當成，「洋勞改」也沒有改好。

### 美政府救濟留學生

我離開 Mt. Vernon 的原因是因為美國政府開始救濟中國留學生，所以我就不要再依靠私人的救濟。我們在威郡的二十來個同學向美國主人告別，並謝謝他們的照顧，一起回到紐約。

美國政府救濟我們這批留學生的決定與當時的美國對華政策有密切的關係。大陸變色之後，美國政府認為中共嚴重缺乏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沒有科技人才就無法管理城市裡的現代設施，如電力、電訊、交通、工業與衛生等等。所以美國政府以為，如果讓留美的理工科的學生回國去，中共不能不用他們，他們就可以對中共起一定的影響。

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到臺灣以後，美國政府就把大批的美援凍結。為了要讓這

批學理工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完成學業後再回中國，美國政府就從美援中抽出一部分救濟這批學生。不過在領取這救濟金之前，每個人一定要簽字同意在畢業後馬上回到中國，不能留在美國。那時大概有六百來位資格領救濟金的同學都簽了字。這些都是中國最優秀的科技人才，如果真的都回國去，對戰後中國的建設的確會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一件誰都沒有料到的事情發生了——韓戰爆發。中共是北韓的支持者，美國當然不能讓中國留學生回去幫北韓打美國。所以美國政策一夜之間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一道命令下來，任何中國學生不許離境。

不許離境怎麼辦？許多留學生既無錢註冊，又不能工作，已經到了山窮水盡非回去不可的時候，怎麼能不讓他們離境？所以美國政府就又從美援中抽出一些錢來救濟所有的中國留學生，讓他們可以繼續念書，每人每月發一百零五元（後來加為一百零十），他們就可以完成學業。

後來他們之中絕大多數的人都在美國待下，許多人在學術上或事業上很有成就，許多人在中美關係的改善上發揮作用，

也有許多人對祖國的發展和現代化作了貢獻。這些人可以說是中國最重要的「海外關係」之一。這種關係在「文革」的時候曾經成為一種罪名，有些人在國內的親戚還因此受到迫害。在有些中共的「極左派」的心理，可能「不回國」還是同「不愛國」差不多。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這些留美老學生的成就和貢獻已經被許多人了解和認識。一個正確的海外政策將會幫助他們發揮更大的作用。

### 號召回國貢獻所學

當時美國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政策當然與中共的政策是「針鋒相對」的。中共在軍事上取得優勢後就開始積極號召回國學生回國服務。在國內，中共召集留學生的家屬談話，請他們寫信給國外留學子女，要他們回國服務。在國外，有些社團就負起號召回國學生的任務。

當時在美國最主要的親共的中文報紙是「華僑日報」。這也是報導中國消息最詳細的報紙。這報紙的負責人是梅參天與唐明照。他們都是華僑。但是唐明照曾回國在清華大學念書（他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後第一個派去當副秘書長的，也是毛澤東

的「左右手」唐聞生的父親）。為了號召回國學生回國，他常到紐約幾個大學同中國留學生談話和講演。

在留學生中比較活躍的組織有「留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新中國研究會」、「北美基督教學生會」等。

「科協」是在一九四八年成立的，大多數的會員是學理工科的。理事中有華羅庚、張文裕等，在舊金山、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地都開過會或做過其他的社會活動，還出版過一個不定期的通訊，主要的目的就是號召回國學生回國。一九五〇年他們還曾想成立一個正式的全國性的組織，韓戰爆發後就停止活動。

「新中國研究會」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在舊金山成立的，會員包括在華埠報界工作的華僑、華裔留學生與加州大學的研究生等。定期舉行中國問題討論會，報導並交換新中國的消息。會員人數不多，絕大多數都在五十年代回國去了。

「北美基督教學生會」（簡稱CSC A）在東部與中西部都很活躍。他們出版的通訊由林達光任主編，雖然只是油印的小刊物，但是在留學生中很起影響。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書的陳一鳴與陳秀霞兄妹（

名教育家陳鶴琴的子女)也為這通訊作了不少工作。後來這三位都回國去擔任重要的職位。

根據不完整的估計，在韓戰爆發之前，美國四千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中大概有四百來人回國去了。其中有我的老朋友與老同學不少。有些人回去後有信來，但是韓戰發生後所有的音訊都斷絕了。

### 老生留學新生學留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有許多留學生到美國來，我們這些老留學生也可回國去探親或訪問。有一次我在北京的時候，歐美同學會的趙君邁會長要我到他的會裡去講演。趙老先生是我威斯康辛大學的老學長，歐美同學會是國內最重要的留學生組織，我能到這會上講演當然非常高興。

那天會上來了不少留美的老前輩，我也看見了好幾位在美國的老同學。我告訴聽眾，我們這些老留學生與現在的新留學生有一個明顯的區別。我們這些老留學生到美國去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人有在美國留下的打算。現在的新留學生中許多人，在還沒有離開中國的時候，就已經把在

美國待下的道路都打聽清楚了。所以有人說，老留學生是來留學，新留學生是來學留。

老留學生留在美國是完全被動的。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的「軟禁令」逼得這些老留學生不能不「學留」。臨時的救濟金雖然能幫忙他們念完書，但是畢業後美國政府就不管了，每人就必須自找生路。

許多留學生所學的東西在美國社會裡是用不上的。因為美國移民法規定留學生不能工作，所以美國許多機構從來沒有僱用過中國學生。雖然這些老留學生的學歷很高，都有碩士或博士的學位，但是找起工作來還是很困難。有時候高學歷反而不利，因為雇主往往不願意用資格過高的人。

我記得當時哥大政法系裡有三位同學拿到博士學位。有一位寫了一百來封求職信給各大學，沒有一個大學要他。他「全軍覆沒」，只好「下旗歸國」。另外兩位中有一位找到在一個大學的教職，但是他的薪水不是那個大學給的，而是清華庚款會付的。

第三位是找到一個真正的工作，這是因為他懂得俄文。蘇聯在美國之前把人造

衛星(Sputnik)送上天，美國大為震動，連忙調查全國各大學的俄語人才，發現懂俄語的高級人才很少，所以這位懂俄語的哥大博士就找到了一個工作。

為了適應美國的環境，許多人都改行了。改行並不簡單，如果你的本行同要新學的一行距離太遠，就得回到大學部去補讀所缺的必修課程。「童生再考」對於一個年紀相當大的研究生有時候會有困難。我是很幸運，先找到了一個在圖書館的工作，然後從政法系轉到本校的圖書館學系。半工半讀，花了兩年的時間念完碩士學位的課程，以後就留在海外圖書館界工作，一直做到退休。

### 留學生失落的一代

我們這一群留學生是在從抗戰結束後到中共建國之前這一段期間來美國的。在這段期間之前與以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很少留學生來美國。八年抗戰期間能來的學生很少，中共建國後當然不讓學生到美國來。

大陸開始派大批留學人員到美國來是在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六月講了要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工作之後，那年年底第一

批留美人員五十二人就起程赴美。以後就不斷有許多學生到美國來。

臺灣光復之後很多年沒有多少留學生到美國來。一直到一九五六年以後才有許多人來。所以我們這一代的留學生是夾在兩個留學史的「斷層」中間，前少故人，後少來者。說我們是留學生中「失落的一代」嗎？不能說，因為現在報刊上與書籍上常常看見的華裔名人許多是這一代的留學生。在那些報上沒有或不常出現的留學生中，不少人也有很大的成就和貢獻。

不過我們這一代人當時的確有些失落感。因為有好些問題很難找到正確的答案或解決的辦法。就生活上的問題說，除了前面所說的改行與就業的問題，還有婚姻與身分的問題。

婚姻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兩個原因。一個是「陽盛陰衰」。戰後那幾年到美國來留學的絕大多數是男生，聽說男女的比例是二十比一。這樣程度的不平衡恐怕連採用一妻多夫制都無法解決問題。在土生的華僑中找對象吧？留學生都在研究院，那時候華僑小姐念研究院的很少。同時華僑小姐中能講國語的也不多。找美國小姐吧？除了語言問題，還有文化的差異問

題。許多留學生的英語程度，對西方文化的知識，與個人的興趣等等都不宜與美國小姐談戀愛。

另一個問題是身分問題。美國政府在那長一段時間不知道該怎樣解決中國學生的身分問題。韓戰發生後美國總統發布一個行政命令，暫停對中國學生執行移民法裡遣送逾期不離開的留學生回國的規定。這命令的有效期是一年，每年都要續發一次。這命令使中國學生留下來了，但是他們的護照已經過期，沒有有效的護照就無法簽證。沒有護照，也沒有簽證，他們身上沒有一件合法居留的文件。所以他們到底是什麼身分在美國待下來，誰也不知道。為了這個身分問題，哥大的外籍學生顧問特別請一位移民局的官員到哥大來對中國留學生講話。他講完後許多人還是不懂自己的身分是什麼。有人就問那位移民官：「我們身上沒有一張合法居留的證明文件，我們在美國是什麼身分？」那位移民官就回答：「You are legally nobody.」（你在法律上不是人）。

### 海外發展子女優秀

許多我們這一批「法律不是人」的人

現在的確已經不是人了，他們已經去見馬克思、孫中山或華盛頓了。但是活著的還有不少。不管是活著的或去世的，他們都曾為社會、為人類、為歷史做出貢獻。

現在他們的子女中許多都已經成家立業，在國內或國外，發揮他們的才能。那些老留學生是當時中國五億人口中的四千人，他們的子女是現在四千萬華僑和華裔中的優秀分子。他們的子女將繼續在海外發展。如果他們知道他們的祖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到美國來留學和學習的，我想他們一定會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使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對人類，對歷史都有很好的貢獻的人。

盛城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四日寫於紐約法拉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